



校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七

013
3478
1



門口13
號3478
卷1

韓子解詁卷之十二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右 上三十四字

某坤曰先制其目而著其辭謂之連珠則連珠已兆于韓非矣而瓊山謂其體始于揚雄非也方以智通雅亦云批本比物連類曲折盡變韓子之筆真如游龍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
之說皆合當作舍勢之易也讀勢賞罰也言皆能合持勢之而道則為易微而行之則為難也
道行之難道由也此言乘二柄之勢而御其臣庶則甚是與易制也今反捨之而用難行爭民之術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獸逐走也。讀言與獸齊驅，角其足也。言傲。未知除患患之可

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茲萌。故季孫讓仲

尼以遇勢。君均也。讀非也。與。而况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

在商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讀而當。駕鹿薛公知之。

故與二變博。張榜曰。變。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

也。說在畜鳥。批本鳥。

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山璠云。當作招穀。增互讀為招鶴。魏萊兵為招質。案管子注。招者。

也。所以招射者也。射者衆者多。故人主共矣。下篇賞罰共則

賞罰下其則滅分。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因其好惡。而人主惑矣。辭

言通也。言漏。則臣難言。人主以忠臣之言漏之。左右能而主不

易下恐

神矣。下得測。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周易之言。良也。思在

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一珥也。與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如計持兩端。道由也。山云。堂谿公知

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同聽獨寢。言聽申子而後獨寢也。明主之

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

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

決蔡姬也。言與智者謀之。而與愚者決之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

也。以用。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達其情者也。批本孫

違也。故能使人彈道者。必其忍痛者也。言其病

言難實罷

右經批本無右經及傳四字

則其字有除之太公誅不勸罰之懲之不畏四者抑焉不變

則其字有除之太公誅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舊刊無始景公問政

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增太師晉之間人故問山師

曠曰君必惠民而已據下文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

曠曰大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

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

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

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

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賦

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陳倉米也漢志大夫無餘

財官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齊德施惠於民也不刊

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

尾走晉左傳公子尾公子高之子公孫薑公子雅公子欒

景公與晏子遊於山海見上海登栢寢之臺增封禪書服虔云

而還引此無還字望其國曰美哉決々乎正義無

堂々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正義

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

無成字增按下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三

以通

按括地志

海陸局

乘勝東

還望周

也

三賜也
三之字
言詞推
也

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

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貨當作貸假也小斗

斛區釜以收之增左傳齊舊四量區四豆十六斗金四區六

區區為釜八斗取二制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

取二制焉制其衣服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

之魚鹽龜鼈贏蚌舊刊作蚌不加貴於海無君重斂而田成氏

厚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

成氏者不聞不生言皆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

乎也乎增苞淳管子衆有遺苞者其其往歸田成

氏乎增此言謳歌田氏之德乎其止乎猶畏公室也而公室

氏乎不恤歲荒我為餓殍乎則往田氏而求活耳史作媮乎

采已歸乎田成子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也今田成

氏之德而民舊刊有歌舞民德婦之矣言齊人皆以故曰其

田成氏乎公泫然垂涕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

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迎

賢而正義無遠不肖治其煩亂正義緩其刑罰振也則

救貧窮而恤孤寡正義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

無上五字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舊刊別搜不景公不知

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

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四

正義無
足作節
優

國時
能

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注過秦論

名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

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勢君位以用誅擅愛之臣而必

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神駒作民是是皆不乘君之車

不因舊刊誤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

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孫鑛曰善持勢者在

心矣焉能持子夏曰別提春秋之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

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

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

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

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前增此語見說

周策春秋臣殺君者以百數皆見譽者也管子春秋之記臣

有弑其君者有弑其父者矣注春秋即周公之九例而諸侯

之國史也又文言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

李孫相魯子路為郈令何魯邑杜預云在東平無鹽縣東南

魯以五月芝罘為長溝當此之為也子路以其私秩粟謂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後誤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

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袂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

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

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舊刊作食不可何也孔

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言吾姑謂汝也女徒未及也女故

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

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

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

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言役也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

奪肥之民耶肥李康子名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

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

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况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

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刺不禁微也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上曰狂說山訓華上荀子

注作昆弟一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

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

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荀子注殺之以為首誅周

公且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饗

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

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

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

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

上據上文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六

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以上三十字荀子觀之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

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

無可使之民也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

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

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

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

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謂以為三而

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

不可左右矣以上百三十六字荀子注引劉之是以誅之荀注一曰太公望

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

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且在魯馳

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且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

為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也當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

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

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舊刊以旋其軫也晉語注云還軫

猶回車也揚慎曰太公望此事特設言以點游民耳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

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增南都賦注引云馬如鹿者千金山璠云題品題也然而

有白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

喻得親切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

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孿子者曰一乳生兩子曰陽胡

潘其兄弟名下文可証於王甚重倒語甚重於王而不為薛公薛公

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子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

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李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

兵而投謁者曰殺之吾聞李不為文也立有間時李羽在

側曰不然竊聞李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薛公殊未聞如

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李哉告廩獻千石之

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注文廐人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

將官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李也孿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

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私利競勸而遂為

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况錯之人

主乎四句眼目夫馴鳥一作馬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

食焉得不馴乎制在已夫明主畜臣亦然今臣不得不利君之

祿旧刊今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

服

傳凡七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民知君

則發其知見知音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言不呈其無欲見

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吾謂惟無為民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八

容也為人容乃較不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李之上文作

重不滿人言

不能測知者可以規之也規窺通言察民情一日申子曰慎而

言也而女通汝人且知女言當慎其言况則人慎而行也

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意臆

女有知也人且藏女讀藏藏同正與行字對女若不也人且行女疑術字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周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

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增字云倉有屋曰廩蓋弋者所隱處

在廩注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亦為倉

廩誤矣山云射雉賦澤壤柱翳又云飛鳥薄廩徐爰曰射者

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柱翳於草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草廩

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原注廩危懼也與廩同

誤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漢藝文志道家

者流有鄭長者而末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日齊宣王問弋於

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

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

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上為治也何以為此廩舊刊為今人

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不舊刊脫自

為廩乎聞之舊刊作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

其可以為此廩乎古今人表唐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

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先善

藝文志注
師古曰孺
子王妾之
有奇號也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美噴左右引王之說之引聽之

作以旧刊以作日先告客以為德德十四字句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也乃獻玉珥以知之

曰薛公相齊道應訓注薛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齊菓

皆貴於王親幸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

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

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楚菓是說作是智欲先

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齊菓注珥也而

美其一楚菓作令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

所在楚菓無坐字道應而勸王以為夫人楚菓為昭公專

甘茂相秦惠王秦菓為武王時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謂屏

曰寡人將相子秦菓將甘茂之吏道充聞之道充

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

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

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池菓池下乃逐之菓法逐一日犀

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讀業已為梁秦王欲得之與

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旧刊作衍其不敢離主之國居期

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擢里疾秦之將

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堯於王之所常隱語者讀言王平

鑿堯道也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

先為說
以簡犀首

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及走再拜曰受

命於是樗里疾已道充聽之矣即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

為將於是日也即中盡知之於是日也恐月境內盡知之王

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擾亂之見荀子注匆匆喧嘩之意與訕通莊子注喧也又見漢書贊

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

何哉讀言汝之以為犀首者以何故也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

狐是言自嫁於衆嫁於衆言欲以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

入諸侯矣增業注引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鑿於王之所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

知之蓋樗里疾道充聽之矣

堂谿公增希姓錄堂谿氏太伯之後堂谿谷名在汝南西平

傳堂谿公薦公儀伯於周宣王見列子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

增三都賦序玉卮無當雖寶非用注卮紙移切一名罍酒器也當去声底也揚分庵外集韓子玉卮無當廣韻當底也徐

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

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

舊刊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舊刊盛則人

孰注漿哉今為人主舊刊人主間有之字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

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

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

言竊言也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文選注引見昭侯曰

昭上有曰今有白玉之卮而文選注無而無當有瓦卮而有

當君渴將何以飲文選注君曰以文選注尾卮堂谿公曰

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

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

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

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增申子合別

傳三凡七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增

璩與滿寵書注甚美作甚苦誤縣幟甚高著縣懸同揚升庵外集韓子縣幟

韻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然文選注不售酒酸

怪其故問其所知選注有長者楊倩八字倩曰選注無汝狗

猛耶選注無曰狗猛則酒選注行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

陳本評林
華迎

令孺子懷錢擊壺甕而往酤而選注無狗逐選注逐而斲之

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選注無夫國亦有狗選注作有道之

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選注明作輔韓大臣為猛狗

迎而斲之舊刊而此人主所以蔽脇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

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

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

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

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

富當作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說苑據下有

恐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已者必利而

不為已者必害車見上文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斲

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

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日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

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斲人使者不敢往乃酤

他家之酒問曰何謂日利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

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日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

對曰最苦社鼠夫社脫樹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

焚灌之則塗墮上文也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

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人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

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

擅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

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增又見晏子問上韓詩外傳

家語初魯之敗竟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

乎竟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

下而傳之於匹夫乎竟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

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讀言懼莫止之也事見呂

言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

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日不以其所疑四敗其所察則難

西四錄
之然云
者記之以

茅門也取古
謂侯宮
茅屋之義

也。荊莊王有茅門之法下文茅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

踐露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露廷理

斬其軻戮其御太子怒入為土通為謂泣曰必必字無為我誅

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

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

是臣乘君也乘陵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春云爭而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犯上也威失位危社

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

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日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

於荊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荊門廷理曰車不

得至荊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不可待雨遂

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人為王泣曰廷中多

潦驅車至荊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

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旧刊有矜矣二

之按言儲主宜屬後事不咎其非法人之常情也然今為是

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說

至公作不

豫義同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

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

疑

疑

用疑言
及君之元

與疑者
之元與

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窅也窅輕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信言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窅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繩亦法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響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皆借通孟子子及薄疑曰媼也在也家請歸與媼高紀注章昭云媼婦人長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

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其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以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奚與猶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旧刊無更字決之於卜者蔡姬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一作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邑反清微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微疾不中宮徐不中微不可謂教為謂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

經之而不可更也讀言組之稠狹在經之多少也更改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

兄而索人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

致功與猶為也必先踐之妻妾踐行也然後行之子母幾幾期通必也原注望

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

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日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

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

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言料也若一也加教善

之吳起曰非語也讀言非吾所命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

起家無虛言必罰為聲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讀遍敬於堂上客也庖酒豆肉

集於宮讀敬於官中妻妾者僅庖酒豆肉也壺酒不清言不久停也生肉不布言不開柝

也晒之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功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

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讀有喪資者不貧之

家其資足以舉喪者按喪失也資貨也謂逢盜者寡人親使即中視事有罪者赦之

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

慎產也讀慎順通言不違生產之道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

產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

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

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

讀言日

不勝之

讀言為可

讀言

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左傳信九

三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更請其

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狗

百姓以明法之信也按與左傳不同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

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况於我則何有矣不難也文

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原遷原伯貫于冀克之

伐衛東其畝謂使衛不敢逆命也左傳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取五鹿地衛增信九五年晉侯次于陽樊服勝號無伐曹

南圍鄭及之陴增城上女垣呂氏反鄭之陴注罷宋圍還與

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舊刊之盟遂城衡雍之義

讀遂城衡雍之義遂城衡雍之威增城當作成左傳甲午至

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召了尊天子於衡雍注晉侯率諸侯朝

踐土今之河陽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增

子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徒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痠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讀言其痛深刺

不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增針砥深刺然後

以砥石作砥故云耶扁鵲傳厲鍼砥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

不知有苦則安良藥苦於口欲治其國非如是忍誅信幸者

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

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讀言愛如金石也

堅白之辨恐亦若是耳增重人於君親密閉固不可離間猶

堅白之論不可分解也公孫龍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三

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見石但見白不見其堅則謂之堅石
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觀此言則如何可分堅與白為
故取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
解說右髀者增解如支解之解標是非趙注無之字
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
髀曰必解左髀去患右髀必不聽
舊刊有右
傳二字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三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四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右下旧刊有第
三十五字

織珠碎錦層
見雜出不置

一賞罰其則禁令不行旧注令臣操何以明之據評明之

以造父於期原旧注既善馭馬又能怒渴子罕為出彘

田恒為圃池原旧注擅行賞人

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敦

之共琴也原注王造謂有能御車使共操轡則曲不成君臣

共賞也亦由是也

治疆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原注法曲則亂讀阿君明於此

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原注功則爵生誅罰生於罪

原注注罪臣明於此則盡效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

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原注注此當責也百姓但當仰君

亦不須曲為愛故君疾而不發五苑原注注應侯欲發蘇果

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原注注應侯欲發蘇果

功受賞因田籍知臣情原注注但當立功蓋因故教田章原注

教子章曰富國家自而公儀辭魚原注注則失矣故教田章原注

明主者察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原注注外事

外士古通外國使也言外國之使不獲於此邦當路者則所

以伐之為使之事不成陳深曰警飭增不得不得貴人之意

也孤憤當塗之人担事要則內外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

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

為之故蘇代非齊王原注注以人燕王專任子人主鑒於上也

鳳卿曰上當而居者不適不顯原注注處士不志謂貴人則不

作士學士也而居者不適不顯原注注處士不志謂貴人則不

適適莫之適言居國之人不故潘壽言禹情原注注欲媚子之

適從貴人之意則不顯達也故潘壽言禹情原注注欲媚子之

傳位於益終令啓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

而况借於權乎原注注方吾知人皆如已不典與同服者共

借臣兵章知之故說以佯而况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塞

猶所明主之道原注注王圃中虎目當作虎目而惡之左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增山云當而

有獨善之民原曰注吏雖亂賢人不改不聞有亂民而有獨

治之吏原曰注于率以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原曰注吏治則

故聖人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

則萬木動葉及枝當作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增繆

稱訓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呂氏春秋

有紀有綱引其紀萬目皆張故失火豈夫不可不論也救火

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原曰注

契亦然增救火者至役萬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

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推

鍛平夷榜繁矯直增榜繁蓋排繁也管子彼十鈞之守不得

夫九二字注文誤入非是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橋長香云敗當

正注輔正弓弩之器魏都賦弓珣以繁注弓押也說山訓撒

不正而可以正弓注弓之掩牀也音敬修務訓注矯弓之材

也言推鍛之夷不平榜繁之正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

直聖人取法於此令事各當其任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

以上高粱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

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原曰

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薄疑之言國中飽讀中去声增稅字

已吏因擅意因以富簡主喜而府庫虛遠而傳乃云吏無

私利而正矣未得其解中如字上空府庫文敗上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原曰注

國有腐財則人饑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則一云

文敗上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四 三

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
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傳一原注一事而造父古今人表衛父子師御四馬馳驟周

旋而恣欲於馬原旧注意所欲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

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作趨於出彘突而造父不能禁

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舊注威亦令馬王

子於期增於期於問字猶孟施舍也揚升庵外集韓子曰王

良為郵無恤未知孰是然韓非子去王良時或得真園曰

注參驗左氏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正總一人也呂

恤子良也一名孫無正為趙簡子御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

有王良星合而考之郵劉孫王皆姓也明無恤無正皆名也

博勞伯樂子良子期皆字也一人而多姓名字未見其比并

於字據此再案喻老作王于期七發及精白馬賦注引此並無

之造父御之高注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嬴姓飛廉

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古令人表並舉郵亡郵王良為二人

孰是為駙駕說文駙副馬也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

然馬過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

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增革

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下

言操於下也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

近雅
叱叱

字誤俗寫脫也聖主得賢臣頌王良執韉韓哀而叱叱之

謂出項羽紀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

作穢拘持也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

近評作
始發而
天其字

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山云恐以
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其刊無
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駟駕渴馬服成原旧注
渴百日服習効駕圃中効駕者謂服馬既渴馬見圃池去車
之故成也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
晁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筭而進之晁突出於溝中馬驚駕
敗赭白馬賦簡主作簡子下有御字駕敗
作敗駕七發注表作發山云表猶外也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淮南子民之所喜也君自行
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當可宋君曰諾於是出
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惠期

羊子罕殺宋君而棄政故子罕為出晁以棄其君國原旧注

服國是出山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出成恒設慈愛

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

為圃池也原旧注以仁一曰造父為齊王駟駕以渴服馬

百日而服成服成請効駕齊王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

入圃馬見圃池而志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

見池驛而志字書驛音翰馬突也漢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

之法禁其衆久矣猶造父以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

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

中法度也

手吻文

文當作之。下恐脫和字。今按蓋駿馬名。王術訓。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乎。轡銜之際而急緩

之乎。唇吻之和。

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言踏也。跡也。

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卻。筴不能進前也。進無馬

驛而志。轡不能止也。舊刊止。一作正。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

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

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

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

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彘而田成恒。舊刊為圃池。作常。

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駕必敗。而道

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

矣

傳二。原注。凡四事。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里。每里也。家。每

家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

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譬之人二甲。原注。此皆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

禱者。舊刊無者字。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

之相循者。循。徇同。者。徇則字看。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

罰二甲而復與為治。李士表曰。買牛為王禱。昭王何以得此。於民譬之。而人罰二甲。其術駁。太史公

曰。韓子引繩墨。明且之。非極于少恩。正此類。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

殺牛塞禱。塞。當作賽。報祭曰賽。正字通。或曰。韓愈賽神詩。作賽。不知漢書本作賽。俗本因声近。謗作塞。今

從賽為正。韻會通作塞。泥本作賽。篆作賽。即中閭過公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四

六

此言罰詁

評林
有心
之私

行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焦竑曰臘日祭社以粢自殺

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

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說字句一日當拜賀曰過堯舜矣焦竑

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

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

山云訾罰之誤屯當作出齊語輕過而移諸甲兵注言輕其

過使以甲兵贖罪汜論訓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

重罪者出二甲一戟焦竑曰一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

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

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

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管子齊公踐位令釁社塞禱又云舉

塞之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了何故

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

言為吾愛民非然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焦竑曰言非以吾之有恩

吾用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鳳卿曰收猶吾適不愛而民因

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讀言遂斷絕吾與民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原曰注謂草木著地而生也

載也顏注有根著地者著音直畧又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

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

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

遷評作

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王荆石曰此泰

國之敗也一曰今發五苑之蔬蔬棗粟足以活民是用民使民也山

云用當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

釋之讀舍置勿復言也

田鮪教其子田章齊人見曰欲利而身而爾先利而君欲富

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

力讀難一臣盡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史聯岳曰以賣為上下之交必不幾矣故自恃無恃

人求自盡於己遷評陳明卿而不恃於人並作公儀休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經文作公儀下文亦云公儀子則此耳

應訓循史傳皆云名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

評林作公

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

夫既作川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

法則免於相免廷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

給魚舊刊行自給二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雖嗜魚

不能自給魚母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我能長自給

魚莊仲虛曰三復斯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

已者不如已之自為也

傳三原注凡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策有燕王

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羈矣燕王曰何也對曰

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

新刊韓非子

卷之十四

八

近評作
其七何
也

皆何國
仲
仲
仲

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

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

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又

公事，又見難一。燕萊呂氏春秋荀子為桓公事，莊子家語

孔子世家為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舊刊接上文非見無益子

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讀貢秦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

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

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

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

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

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

張朝而聽子之也。張設

潘壽。燕萊作鹿毛壽，燕也。家同。徐注：作謂燕王曰：王不如

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

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

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

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柳葉合之子之大重。增：趙大，作太

面行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

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增：不解，益為人名。對曰：古者禹死，將

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啓之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

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

評林云潘
壽隱者隱
本原之地

廷者王不幸乘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

葉石下有吏字注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己上皆効之子之子之大重魏葉犀首謂張

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家之邑於先生戰國詭譎之說不特潘壽也

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

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

士徒隱者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禡之資讀謂予奪之禡也增文賦注禡

猶去也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讀不假一佯愛

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日燕王欲傳國於子

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

吏葉注以啓臣為益吏也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

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

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

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

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葉有吏字以上皆効葉注有子

字之子之遂重迂評墨子之字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

家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原其作共從旧刊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讀佯猶言纒也一日不可復憎

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

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况於以誠借人也

一日恐而
字說或云
句始屬上

也讀
為耶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免今本作與虎而較增并子章曰以

與觀之眈然環其眼增助匹見及集韻或作眈又匹限又動

目可惡過此增平陽君趙豹為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

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

不誅也殺左右之進言者王不能

衛君山云衛世家立戴人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号對曰諸侯

辟疆賈誼新書審微載此事作衛侯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号

開辟疆土者天子之号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

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原注名辟疆未必能辟

疆言辟禦疆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說讀曰關疆讀曰疆

關強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

侯曰辟疆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号也諸侯弗得用

更其名曰燬燬讀也教辭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

雖空名弗使諭焉衛世

四原注凡擗木者一一擗其葉擗原注名辟疆未必能辟

右拊其本而葉徧擗矣原注動也臨淵而擗木鳥驚而高魚恐

而下并子章云此三句此段上下不連善張網者引其綱若

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

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

趣使人見趣同已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

小事造父當別提增造父蓋春秋末善御者韃子云造父為

言也秦人降妖虛飾假裝以為其祖先飛廉之子太史公列

楚文王時去周穆王遠矣造父方釋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

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

因收器原注農器也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山云子之當作子

車乃始檢轡持筵末之用也而馬轡字惠云拋經轡當作咸驚矣使造

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王遵岩

此二助也道真的確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

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無處

猶不免亂注術則國有術以御之身雖處佚樂之地又

致帝王之功也黃道周曰明君任人則裕自

推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

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權閔王之筋李兌

之用趙也餓殺主父已見茲邪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推鍛

榜檠故身歿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

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

則威勢輕而臣擅名

一曰舊刊接上文宜移外儲左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

歲之計王不字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增言王亦宜以數

其計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聞說者

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押字

斗石參升之計恐繁訛數名見說苑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句食後復

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

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君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

睡矣吏盡掄引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見齊蒙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

殺生之柄身躬親三故劫於李兌旧刊此條接

傳五原注凡五事茲鄭子引輦上高梁梁橋也而不能支茲鄭踞輶

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言前行者趨而不進後來者趨而赴輦

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旧刊全輦猶不

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孫本此下之故

也陳深曰此喻貴術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

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御覽無者字按吏無私則中正之法止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茲吏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

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山云見呂

子審分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養斷養也桓公自炊也

全書有

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備未及及說苑貴德作吾

備而未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饑

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山云漏有

此下脫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

而嫁行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廖文英曰有鹿門稷者行

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

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

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刊有必匱乏於下官中有怨

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山云

作當曲禮婦人不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

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人趙岐曰普使國男女無有

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原曰注言雕飾之增月令注馬

艾字誤按趙本挑作桃因考蒼龍桃文馬書質有赤文也爾雅注驛色如華而赤也又續博物志唐天寶中大宛進汗血

馬其六曰桃花比檢何鉤節在前原曰注約鉤錯鑲在後

注鉤也鉤以金飾之山云莊子前有極飾之患後有鞮策之威毛詩鉤膺鞞華傳鉤膺鞞也疏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鞞

也案趙鍾作鉤錯鑲錯當讀為策脩務訓今有良馬不待册

許慎注馬策端有利馬欲進則鉤節禁之欲退則錯鑲貫之

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古恐當作世之治人亦

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

立而不知所由原曰注言賞則有毀罰此亦聖人之所為泣

續見紀謂
續見續續者
目挑文師
存考
存考

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

原曰：注，馬有翟之文，增乘車乘也。毛詩翟

翟以朝，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也。此言前則有錯飾

後則利，鑿筴。舊刊作有利，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

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

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

所以退之也，利鑿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

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

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子解詁卷之十四終

